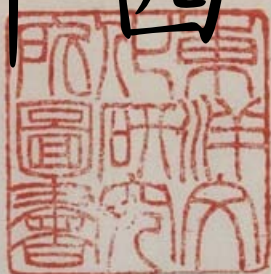


書名 刑案匯覽八十八卷目二卷
 撰者 清 祝慶祺 輯
 卷 卷三十四
 內容分類 史·政書·法令·刑案
 索書號 大木·法類·例案·25
 編號 B3855000

卷三十四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3855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法類·](#)

[例案-25](#)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刑案匯覽八十八卷目二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刑案匯覽卷一

刑案匯覽

鮑書芸季涵參定

會稽祝慶祺松庵編次

歛

程志祖華谷同校

吳 銘心齋參校

甘泉梁朝章國采校錄

江蘇司 為欽奉

照舊章酌擬斬絞人犯分別准免不准免條款奏明請

事嘉慶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恭奉

開一官吏兵民人等有犯除謀反叛逆子孫謀殺祖父母父

赦款章程

竊匪邊竊搶奪婦女聚眾奪犯

盤踞海下私抽牙用接買盜賊

盜齊園場木並除部賣銀

盜劫州縣倉庫及官庫外賣銀

盜劫州縣倉庫及官庫外賣銀

盜劫州縣倉庫及官庫外賣銀

盜劫州縣倉庫及官庫外賣銀

盜劫州縣倉庫及官庫外賣銀

盜劫州縣倉庫及官庫外賣銀

發塚

糾竊年久朽壞
厝棺見屍三次

蘇撫 題賊犯王祥觀糾同趙四觀等盜竊申三觀

等家厝棺牆蓋計共三次均已見屍例應擬絞惟各

棺均已年久朽壞破裂非完整棺柩可比例內盜發

年久穿陷之塚開棺見屍不與發塚見屍同擬縲首

則盜年久朽壞厝棺亦應與盜未埋屍棺有間自應

酌減問擬王祥觀合依盜未殯未埋屍柩見屍為首

三次者絞例量減一等滿流仍從重發極邊烟瘴充

軍趙四觀等聽糾同竊年久朽壞厝棺應照為從減



看墳人因埋糞
誤掘平地墳塚

一等各杖一百徒三年 道光十三年案交館覈過

福建司 此案孫大拴糾邀穆二小劉五兒劉佳兒
發掘劉大墳塚尚未見棺罪止擬徒卽該犯將年久
無主墳塚開棺見屍竊取銀簪訛係因埋糞在平地
掘坑迫見棺後始知係屬墳墓照發年久穿陷之塚
開棺見屍為首亦罪止邊遠充軍惟糾同穆二小劉
五兒發掘薩炳阿墳塚開棺偷竊銅簪業已揭去棺
蓋見屍係該犯起意為首該犯係薩炳阿看墳人並
無主僕名分罪已至死無等可加應將孫大拴依發



掘他人墳塚開棺見屍律擬絞監候穆二與劉五
兒聽從發掘劉大墳塚尚未見棺俱各罪止擬徒惟
該犯等聽從孫大拴發掘薩炳阿家墳塚開棺見屍
均罪應擬軍穆二小劉五兒俱合依開棺見屍為從
一次例改發邊遠充軍商刺發塚改發字樣劉佳兒
聽從發掘劉大墳塚尚未見棺按律亦罪止徒三年
半惟聽從孫大拴因埋糞掘坑誤發平地年久無主
墳塚開棺見屍罪應總徒四年為重劉佳兒應照發
掘年久穿陷之塚開棺見屍為從一次例總徒四年

疑人棺內裝貯私錢開棺見屍

騾夫挾嫌將裝載棺柩鑿破

面刺發塚字樣 道光四年說帖

河撫 咨董起純因見熊發棉車載其父屍棺行走

沉重疑係棺內裝貯私錢希圖拿獲得賞輒起意商

同劉金太等將熊發棉父棺擅行開視以致屍骨暴

露將董起純比照盜未埋屍柩開棺見屍為首一次

例發邊遠充軍 道光九年案

西城察院 移送騾夫姚發受載畢以齡棺柩送京

中途因挾畢以齡家人馮興相待刻薄之嫌用釘鑿

破畢以齡屍柩訊非圖竊例無專條將姚發比照盜

未埋屍柩鋸縫鑿孔為首一次例杖一百徒三年張

德玉等訊無同謀授意惟事後查知隱瞞且屢次藉

端向馮興吵鬧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各加枷號

個月遞籍枷滿發落 道光十三年貴州司案

提督 咨送趙添祿因伊圭宗室穆春年甫三齡之

幼子長寬墳塚被狐犬爬開棺木顯露該犯止意揭

開棺蓋偷剝屍衣查長寬墳塚已被狐犬爬開即與

穿陷無異例無奴僕盜家長之期親卑幼穿陷墳塚

開棺見屍作何治罪明文將趙添祿比照期親卑幼



偷剝家長之子穿陷墳塚屍衣

盜總麻叔未埋
屍柩鑿孔抽竊

盜尊長未埋屍柩開棺見屍為首實發雲貴兩廣極
邊烟瘴充軍例係旗下家奴酌發駐防為奴照例刺
丁 道光十二年奉天司案

川督 咨馬佶德盜取總麻服叔馬新明未埋屍棺
內衣物僅止用鑿撬開一縫抽竊尙未顯露屍身例
無專條惟查常人盜未殯未埋屍柩鋸縫鑿孔及未
開棺槨者同一杖徒則有服卑幼盜尊長未埋屍柩
鋸縫鑿孔亦當與未開棺槨者相同馬佶德應照功
總卑幼盜尊長未埋屍柩未開棺槨例發邊遠充軍

道光十三年案

情切安厝在父
棺破縫內抽衣

陝撫 題趙得兒因伊父趙管棺柩板薄裂縫無錢
修整起意抽取棺內浮蓋屍衣當錢欲買灰籐土基
將棺修整坵砌既據該撫審明實係情切安厝與盜
竊不同其棺柩板簿破裂亦與盜開有間應將趙得
兒比照子盜父母未殯未埋屍棺未開棺槨事屬已
行確有顯跡絞決例上量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
道光十三年案

夫開妻棺檢骨
欲圖另葬

河撫 咨熊恒貪圖柯宜勳吉壤欲將故妻徐氏柩



棺私葬不遂輒先行開棺檢取骨殖用布包裹以冀乘隙盜埋例無夫開妻棺治罪明文應依盜期親卑幼未埋屍柩開棺見屍論於總麻尊長盜卑幼未埋屍柩開棺見屍杖九十徒二年半例上減三等杖六十徒一年 道光五年案

將已死子媳剖腹取胎

陝撫咨張烈因子媳李氏傷胎身死惑於邪說雇令張步時剖腹取胎實屬殘忍查律內並無明文惟毆殺畧賣各律內子孫之婦均與期親卑幼同論張烈應照毀總麻以上卑幼死屍依凡人遞減一等律

剖碎妻屍歸葬攜帶入城

期親應於凡人殘毀死屍流罪上減四等傷者減一等共減五等杖六十徒一年 道光四年案
崇文門監督咨送刑太行李過稅查出屍骨一案查邢大搬取妻棺回籍歸葬因棺木斲朽將屍剖截裝入箱內與居心將妻屍殘毀者不同應於殘毀期親卑幼死屍杖六十徒一年罪上量減一等杖一百該犯將屍骨裝載入城照違

卑幼刨墳遺火燒棺傷及屍足

制律亦應滿杖應從一科斷擬杖一百 道光五年雲南

浙撫咨張志瑞發掘張裘氏墳塚意止圖竊因被



薰取蜜蜂致燒棺木比照於他人墳墓薰狐狸而燒棺槨律杖八十徒二年道光十四年江西省咨黃水保孜案

更夫路過囑問慌惚逃去以致遺火燒棺傷及屍之

脚尖雖非意欲所及究由遺火所致查張裘氏係該

犯總麻伯母將張志瑞依發掘尊長墳塚見棺槨為

首功總卑幼發極邊是四千里充軍例酌加一等實

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道光九年豫隸於發總麻

浙撫咨高沅溥等盜門總麻尊長高鍾氏未埋屍

柩引火燒穿一洞以致傷及屍頭例無專條將高沅

溥照卑幼盜尊長未埋屍柩為首功總卑幼發邊遠

充軍例酌加一等發極邊是四千里充軍為從之高

阿九照為從功總卑幼發近邊充軍例亦加一等發

邊遠充軍道光十三年案

廣西撫咨李全聚因李全章家另有便門出入輒

將胞弟李全柱屍棺由公共巷門行走向阻爭鬧致

將屍棺挫跌在地露出屍身將李全聚比照盜尊長

未埋屍棺開棺見屍為首功總卑幼例擬軍道光十

貴撫題苗人抱九蕩事後截傷竊賊抱白黨身死

案內之屍兄送白黨於伊母受賄私和時並不在家

追後知情不報律得容隱其將伊弟抱白黨屍身燒



因爭論跌破尊長屍棺見屍

苗人將弟屍燒化

燬係照舊俗火化並非意圖滅跡應依喪葬不許火化有犯照違

制治罪例杖一百 道光十二年案

代遷厝棺棺底脫落屍骨暴露

江西司 咨方翔干因佃戶李邦平借山暫厝妻棺延不遷葬以致王會其效尤盜葬代為起遷後因棺底脫落以致屍骨暴露並非有心毀棄比照地界內有死人不報官司檢驗輒移他處律杖八十再加枷號一個月 道光十一年案

圖賣尊長厝棺磚塊棺朽見屍

江西司 咨劉蛟遠圖賣功總尊長未埋屍柩厝磚因棺木朽爛致見屍骸查該犯意圖賣磚獲利見屍初非意料所及與開棺者不同第係久經安厝棺柩圖利盜發以致見屍情同盜棺應比照功總卑幼盜未埋屍柩未開棺槨為首例發邊遠充軍罪係比擬免其刺字 道光十一年案

偷竊墳內磁罈未知內有骨殖

提督 咨送張四偷竊托金太墳內磁罈罈內裝有火化骨殖即與棺槨無異惟該墳係年久塌陷竊出時罈本無蓋該犯因黑夜未及瞧看骨殖並未顯露與尚未開棺者情節相同將張四比照發年久穿陷



之塚未開棺槨例杖一百徒三年

道光十四年江西司案

提督咨送王大因秦三述及坍塌土坡內露有磁

罈起意將罈刨出使用訊明刨罈時並不知內有骨

殖若照發年久穿陷之塚開棺見屍例擬軍似與賊

犯有心盜掘者無別將王大照發年久穿陷之塚開

棺見屍擬軍例量減一等滿徒秦三聽從刨罈照為

從減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

道光四年浙江司案

惑於風水刨移
厝棺

浙撫咨俞能有起意刨移俞小海厝棺訊明俞能
有因相傳是地有關闔村風水恐致火患刨開土堆

將棺移至他所與平空盜棺圖竊財物者有間應照

盜未殯未埋屍棺未開棺槨滿徒例量減一等杖九

十徒二年半

道光十一年案

浙撫咨洪阿七見葉氏未埋屍棺腐爛屍骨顯露

起意盜開變賣仍將屍骨裝入罈內將洪阿七此照

盜未埋屍柩開棺見屍為首一次擬軍例量減一等

杖一百徒三年

道光十四年案

河撫咨革生牛三星欲圖風水在地旁挖土堆高

不料地下尚有墳塚以致骨殖顯露並非有心挾嫌



盜未埋業已屍
身顯露之棺

在地挖土誤挖
墳塚致露骨殖

發掘將牛三星照發年久穿陷之塚開棺見屍為首
一次擬軍例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

道光五年案

河撫咨郭澹基受雇起士因李姓墳墓年久失修

並無墳堆以致誤發李姓墳塚顯露骨殖當即掩埋

與有心發塚見屍者不同將郭澹基比照發掘他人

墳塚開棺見屍絞罪上量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

免刺 道光十二年案○與上件有無區別記覈考

廣東撫咨鄺九疇平治歐陽何氏等三墳照例擬

杖一百係聞拿投首惟平墳侵損不准減等本部以

平治墳墓與損傷於人不准自首者不同改依聞拿

投首減一等例杖九十 道光十年案

提督咨送張六在孟浩父母墳旁餘地墾種致將

墳堆削小並未平毀墳塚將孟浩於平治他人墳墓

杖一百例酌減一等杖九十 道光十一年廣東司案

廣西撫咨羅老三發塚見棺案內之陸學奉聽糾

同行旋即畏懼轉回並未在場親見發掘例無共謀

發塚臨時畏懼不行作何治罪明文應比照竊盜已

行而不得財笞五十為從減一等擬笞四十 道光八年案

平治墳墓聞拿
投首准其減等

墳旁墾種致將
墳堆削小

聽從發塚臨時
畏懼不行



開棺見屍三次
被逼勉從之犯

北撫 咨楊紹漢等聽從在逃之楊紹信發掘李姓
祖墳十五塚內有五塚骨殖拋露見屍已在三次以
外訊係被逼聽從前往已在楊紹信等動手掘墳之
後較之甘心聽從在場目擊及幫同掘挖者情稍可
原均應於開棺見屍為從三次以外照竊盜三犯擬
絞例量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 道光五年案



發掘墳塚因棺
朽爛摸著屍骨

山西司 審辦常二等發掘墳塚見骨一案 職等查

此案常二等發掘恩全會祖使妾墳塚從墳旁掘至
四尺有餘即已摸著屍骨並未得有贓物因畏人聽
聞即將墳土掩埋驗明該屍棺業已朽朽剩有不全
板片並訊之事主恩全亦稱此墳埋殯已有百餘年
棺木朽爛屬實該司以常二等發塚業已見骨固不得
照未開棺之例定擬惟因年久棺已朽爛一經發掘
屍骨即已顯露並無棺木可開所犯情節較之發掘
開棺見屍者似覺有間其應如何定擬律例並無明

文繕具說帖呈

堂奉

諭交覈查例載發掘墳塚已開棺槨見屍者絞監候又
 例載發塚見棺鋸縫鑿孔抽取衣物首飾並未顯露
 屍身發近邊充軍又發年久穿陷之塚開棺見屍為
 首者發邊遠充軍各等語是發塚開棺之案應否問
 擬絞罪總以已未見屍及墳塚是否穿陷為斷並不
 論棺木之朽爛與否也惟發掘之初並無開棺之心
 後因棺木朽壞以致顯露屍身向有酌照發年久穿



陷墳塚見屍例問擬充軍之案今常二等發掘墳塚
 至四尺有餘即已摸著屍骨如果原有開棺之心則
 見屍實在意中自難以棺木業經斲朽遽寬其縲首
 之罪若僅止從旁穿入意圖竊盜不期棺木斲
 朽以致見屍則發掘雖屬有心見屍實非意料尚可
 仿照從前成案酌照發年久穿陷墳塚及鋸縫鑿孔
 各本例分別從重定擬檢閱該司說帖未據聲敘明
 晰職等礙難臆斷再查律稱見屍係指屍身業經暴
 露於外者而言若僅止窺見屍骨即行掩埋並未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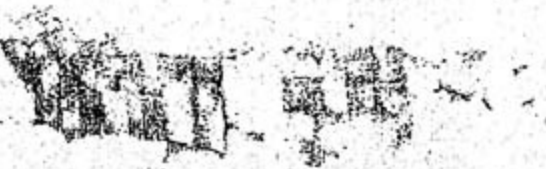
見屍並未暴露
 向不以見屍論

圖賣絕產將墳
剷平顯露屍身

露於外向不以見屍論盜常三等或係僅趾摸著屍
骨並未檢出即行掩埋抑係業經暴露之處似亦應
研究明確再行分別定擬 道光十三年說帖
浙江司 審辦嚴大開棺見屍一案 職 等查例載發
掘他人墳塚開棺見屍者絞監候又例載平治他人
墳墓為田園以至見屍例應斬絞者仍照各本律從
其重者論又盜葬之人開棺見屍者仍照律治罪又
受雇看守墳墓並無主僕名分之人如有發塚除死
罪無可復加外犯該軍流以下等罪悉照凡人加一

等問擬各等語是發塚之案一經見屍即應問擬縱
首故例內因平治而見屍及因盜葬而見屍者均係
照律科斷原不論其是否圖盜棺物也此案嚴大因
繼父嚴三在日有張姓託令代管墳地內有舊墳一
塚迨後張姓物故亦埋墳內其家只剩孀婦一人從
未上墳嗣嚴三病故該犯即將墳地犁種迨張姓婦
人亦故有院隣李姓代為找見該犯指認墳塚將張
姓婦人合葬並給該犯刨坑工錢六百文嗣該犯意
及張姓業經故絕起意將墳剷平盜賣與人復受雇





與人打坑以致先後發掘舊墳三塚內有二塚業經
 顯露屍身查該犯代人看守墳塚輒敢乘其故絕圖
 財盜賣復受雇打坑將屍棺掘出另埋以致顯露屍
 身較之因平治他人墳墓為田園以致見屍之案情
 節尤重且內有一棺即係該犯經手合葬亦非誤行
 發掘者可比該司將嚴大依開棺見屍律擬以絞候
 與律相符應請照辦
 道光十三年說帖

行竊未埋骸體
 圖騙

廣西撫 咨陳仁順行竊未埋骸體圖騙未得贓骸
 體亦未遺失例無行竊骸體圖騙治罪明文惟竊體
 與盜棺無異將陳仁順比照盜未埋屍柩未開棺槨
 例杖一百徒三年
 道光九年案

盜開木匣屍身
 割落屍頭圖詐

安徽司 咨張大淋等盜開顧定錫未埋屍匣並劉
 預詭割落屍頭圖詐未成一案查顧定錫係用木匣
 盛殮即屬屍棺張大淋起意糾夥開匣擡屍圖詐例
 無專條將張大淋照盜未埋屍柩開棺見屍一次為
 首例發邊遠充軍劉預詭聽從開棺復自行起意割



將他人病故屍身裝傷圖詐

割取義子屍頭圖詐未成

糾眾挖骸罐勒贖未經得財

落屍頭應照殘毀他人死屍律杖一百流三千里親老不准留養 道光十二年案

安徽司 咨朱文高起意將病故之施被德屍身用雞血塗抹假裝受傷主令其子朱四九擡赴姚雲友家圖賴未成將朱文高比照地界內有死人不報官司而輒移他處律杖八十酌加枷號一個月朱四九照凡人為從減一等杖七十枷號二十五日 道光五年案

浙撫 咨祝歧山割取義子屍頭圖詐未成查義父毆死乞養異姓子孫與兄姊伯叔毆殺弟姪同擬滿

徒應將祝歧山比照毀棄總麻以上卑幼死屍期親遞減四等律於凡人殘毀死屍滿流上減四等杖七十徒一年半 道光十四年案

廣東撫 題匪徒張庚元起意糾同黃向豬等共夥三人挖掘事主林有朋故父骸罐勒贖未經得財查骸罐與屍棺無異將張庚元依糾眾發塚起棺索財取贖未經得財者首犯比依強盜得財律擬斬立決黃向豬依強盜情有可原例發新疆為奴 道光十年案

廣東撫 題賊犯何恒才用鐵鋤掘開賴承烈墳土



盜竊未埋屍棺
藏匿勒贖得贓

鑿破骸罐取出頭骨索財取贖未經得財查盜骨勒贖例無明文將何恒才比照糾眾發塚起棺索財取贖未經得財者首犯比依強盜得財律擬斬立決
道光十一年案

廣東撫 咨黃亞應糾同黃亞落等竊匿同姓不宗之黃洸祖故父黃玉書屍棺勒贖得贓計銀四兩查例無盜未埋屍棺勒贖得贓治罪專條將黃亞應比照匪徒逼令事主出錢贖贓例杖一百流三千里照例刺字
道光十四年案

起棺勒贖未經
得財為從二次



福建司 查例載糾眾發塚起棺索財取贖未經得財者首犯比依強盜得財律擬斬立決從犯俱比照強盜情有可原例發遣等語此案林勁糾同童返等

挖掘林驟祖母及林助母骸希圖勒贖尚未得財該撫將林勁擬斬立決係屬照例科斷業經病故應毋庸議至聽從同行之童返該撫依例擬遣復聲明該犯聽從挖骸二次應聽候部議查該犯童返聽從挖骸勒贖未經得財如果已至三次自應從重依為從

開棺三次例擬絞今訊止二次按起棺勒贖未經得

財之例並無為從二次應加重治罪明文豈可於例外復議加重所有童返一犯除為從開棺二次罪止擬軍輕罪不議外應依發塚起棺索財取贖從犯俱比照強盜情有可原發遣例發新疆給官兵為奴業經病故應毋庸議

道光十六年說帖

兄謀殺人其弟事後聽從埋屍

共毆總麻兄身死復聽從埋屍

陝撫題席加積謀殺縱姦本夫路臣兒身死一案查席加積之弟席加仁事後聽從埋屍滅跡係情切同胞律得容隱應比照地界內有死人不報官司而輒移他處律杖八十

道光十年案

川督次盜斃之胡大籠共毆胡大林身死案內之胡大模係胡大林總麻服弟既在場幫毆有傷復聽從擡埋雖例無明文惟查毀棄總麻以上卑幼死屍有各依凡人毀棄依服制遞減一等之文則毀棄尊長死屍亦應比照加等科斷胡大模除毆本宗總麻



卑幼被人毆死
功兄聽從移屍

殺死姦夫案內
姦婦之兄移屍

將女之姦夫屍
身私埋滅跡

兇罪止滿杖不議外應依毆故殺人案內兇犯起意
埋屍滅跡其聽從擡埋之人審係在場幫毆有傷律

應滿杖者杖一百徒三年不失屍滅一等例係總麻
卑幼仍加一等擬杖一百徒三年 道光十二年案

貴撫 題席以仁主使細毆胞姪席正潮身死案內
之席正長係死者大功服兄其聽從席以仁移屍不

失例無明文將席正長照不應重律杖八十 道光七
年案

貴撫 題張華山毆死姦夫宋挺案內之張庭斗係
姦婦張么膈之兄例得捉姦其幫同細縛係為送官

起見迨伊父張華山將宋挺毆斃該犯聽從伊父背

負移屍應比依在家致死姦盜之犯罪本不應擬抵

將屍移投水中照地界內有死人不報官司私自掩

埋例杖八十係為從減一等杖七十 道光七年案

貴撫 題安俊才等殺姦案內之安文才於伊女二

姑與安大元通姦訊非知情縱容其將犯姦之女二

姑推河溺斃私埋例不科罪惟將安大元屍身起意

私埋與尋常毆故殺人案內埋屍滅跡者不同應照

地界內有死人不報官司私自掩埋律杖八十係貢



格殺應抵正兇
棄屍河內遺失

生照律收贖 道光五年案

熱河都統 咨胡可與毆死扎斃伊子之楊庭祥棄屍遺失一案查胡可與因伊子被楊庭祥毆死復闖入院內夤夜行兇將楊庭祥毆斃情同格殺本應照擅殺罪人擬以滿杖惟胡可與於毆死後棄屍河內以致失屍第非挾讐逞兇若照棄屍本律擬以杖流似覺情輕法重若照例擬杖而楊庭祥究非姦盜罪人應酌照地界內有死人不報官司而棄屍水中律杖六十徒一年 道光十年直隸司案



擅殺餘人係屬
族兄聽從棄屍

浙江司 查律載罪人已就拘執及不拒捕而擅殺者以鬪殺論又例載擅殺罪人案內餘人無論謀殺加功悉照餘人律杖一百又親屬相盜殺傷之案如期服以下至無服尊長強竊盜卑幼財物並卑幼竊盜尊長財物殺傷各依服制殺傷及同姓親屬相毆並毆斃傷各本律問擬均不得照凡人擅殺科斷又毆故殺人案內兇犯起意埋屍滅跡聽從擡埋之人審係在場幫毆有傷律應滿杖者杖一百徒三年若格殺拒捕盜賊罪本不應擬抵將屍毀棄掩埋者

照地界內有死人不報官司私自掩埋律杖八十因
 而遺失者杖一百如格殺之後懷挾讐恨逞兇殘毀
 投棄水火割剝損傷者仍照毀棄死屍本律科罪各
 等語此案革監徐老麻因屢被龔東有偷竊衣服起
 意主令龔東有無服族兄龔松高等日新將其細縛
 活埋嗣龔東有掙脫欲逃龔松高等即用鋤耨將其
 毆打致死又聽從徐老麻埋屍滅跡該撫以徐老麻
 起意謀殺竊賊龔東有自應照擅殺罪人律擬絞聽
 從下手之龔松高等係死者無服族兄應否照至死



同凡本律援引擅殺案內餘人問擬滿杖並以擅殺
 姦盜罪人首犯應擬絞抵其幫毆之人或因畏罪將
 屍棄埋聽從加功本罪如應照餘人例問擬滿杖應
 否再科以聽從埋屍滅跡之罪咨請部示查徐老麻
 因屢被龔東有偷竊起意主令龔松高等將其細縛
 活埋致龔松高等用鋤耨將龔東有毆打致死龔東
 有屢次行竊係屬有罪之人徐老麻起意將其致死
 主令埋屍滅跡自應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擬絞
 監候其聽從下手之龔松高等雖均係死者無服族

兄弟致死之由係事主徐老麻主命並非因龔東有盜竊該犯等財物以致將其殺死覈與親屬相盜因卑幼竊槍無服尊長財物殺傷之例不符首犯既照擅殺擬絞該犯等均係死者服盡親屬自應照至死同凡本律依擅殺案內餘人無論謀殺加功悉照餘人律各擬杖一百至龔松高等聽從徐老麻埋屍滅跡查首犯徐老麻既應擬抵則為從幫毆之龔松高等聽從埋屍即與毆故殺人案內聽從埋屍相同自應依例擬徒若謂謀殺為從則從寬擬杖埋屍為



從又從嚴擬徒似覺輕人命而重死屍不知追擅殺為從之誅原以勸守望相助之誼至聽從埋屍律止擬杖而例則加重擬徒者蓋因人命案件私埋滅跡勢非一人所能為聽從私埋之罪重則夥犯知有重譴不肯隨同助力而案可立時敗露兇徒既不致有漏網之虞死者亦可免創驗之慘定例各具深意並非輕人命而重死屍至該省從前辦理松村楊阿四各案均屬錯誤更不得援以為據應令該撫作速將正案提訊明確照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道光十七年說帖

棄子婦屍身
跡依服制擬徒

陝西司 查例載殘毀他人死屍及棄屍水中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毀棄總麻以上卑幼死屍各依凡人遞減一等毀棄子孫死屍者杖八十又非理毆殺子孫者杖一百非理毆子孫之婦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又服圖內載長子婦期年各等語此案周繼善之妻趙氏因子媳李氏貪懶不聽管教將李氏踢傷身死周繼善問悉情由恐報案受累將李氏屍身掠棄河內漂失無獲該督將趙氏依非理毆子孫之婦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周繼善依毀棄子孫死屍者



杖八十續據該督檢出歷辦成案咨部並以翁棄媳屍例無專條應否按期功分別科斷抑與子孫同論咨請覈示各等因本部查子孫之婦係屬義合非若祖父母父母之於子孫有屬毛離裏之恩故律科毆殺子孫之婦之罪較子孫加嚴至毀棄卑幼死屍雖與毆殺不同但本條律內止將子孫提明而不及子孫之婦原係包括於按服遞減之內自不得與毀棄子孫死屍同擬杖八十今周繼善將長子婦李氏之屍掠棄水中無獲自應依毀棄卑幼死屍律按服制

遞減於凡人棄屍水中滿流罪上遞減四等杖七十
徒一年半 道光十六年諭帖

夜無故入人家

簧夜被撞入室
毆死瘋發之人

河南司 查律載夜無故入人家內主家登時殺死
者勿論其已就拘執而擅殺者減鬪殺罪二等杖一
百徒三年等語誠以昏夜入人家內姦盜未明倉卒
相值不及致詳若稍緩須臾則禍將及已故登時防
禦而殺律得勿論至已被拘執則勢非倉卒不難送
官究治而主家擅自殺傷雖不以鬪殺論抵亦當以
擅殺減等擬徒推原律意誠以黑夜無故入人家內
本有取死之道故即拘執擅殺亦得量減城旦非寬



擅殺之罪正所以嚴姦盜之防也檢查乾隆三十七
 年廣東司碣石鎮總兵署內李振標將白日跳牆進
 署毀房窗逢人即毆之瘋犯曾亞長毆傷致斃經
 該將李振標照擅殺律擬絞經本部改依白日入
 人事主毆打致死擬以杖一百徒三年又四十九
 年福建司巡夜兵丁張祿將黑夜跳入馬八院內之
 瘋犯趙統毆傷身死經本部將張祿照鄰佑倉卒致
 斃例擬杖一百徒三年各在案一係黑夜入人家一
 則雖非黑夜而已八人家被主家及鄰佑在家毆死



刑律
 刑部
 刑部
 刑部

故止按例擬徒其如乾隆四十二年湖廣司蔣懷遠
 於白日毆死拉車瘋犯林如未問擬絞抵一案又四
 十五年福建司德宜於黑夜在街毆死搶奪包袱瘋
 犯倪二問擬絞抵四案又五十二年浙江司李阿來
 於黑夜在田間毆死拔毀芋頭瘋犯潘志富問擬絞
 抵一案又五十四年山東司劉三於黑夜在街毆死
 抗落街門之瘋犯李祖武問擬絞抵一案或事在白
 日又未入人家內或係黑夜而事在曠野街市或係
 夜入人家而追逐至門外其毆致斃故俱擬絞抵此

黃夜撞門攻擊
毆死瘋發之人

疑為圖姦伊嫂
毆死瘋發之人

案偵巖主於三更時分至張黑驢家推斷門柵撞入

室內抱住張黑驢腰身用頭撞其胸膛雖屬因瘋所

致但張黑驢等並不知係瘋病之人按毆致斃該撫

將該犯照夜無故入人家內已就拘執而擅殺律定

擬核與例案相符乾隆五十四年說帖

福撫二咨黃凝泰因素不認識之劉幅邦瘋病復發

黃夜無故至伊家撞門攻擊勢同強劫黃凝泰將其

毆傷身死應依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律

擬杖一百徒三年嘉慶十八年案

陝撫題王克勤因與已死張文全素不認識張文

全染患瘋病跑至王克勤之嫂王張氏房內躡臥炕

上王張氏聲喊王克勤聞聲趨視見張文全躡臥伊

嫂炕上聲稱來家睡宿王克勤因其出言褻狎認為

圖姦伊嫂一時氣忿隨拾木棍毆傷張文全右腿等

處張文全滾罵又亂毆其左右胸臑等處正欲捆縛

送官因見其亂言始知患瘋即未再毆詎張文全越

日身死查張文全雖因瘋發跑入該犯之嫂王張氏

房內躡臥並非圖姦罪人惟該犯聽聞伊嫂聲喊趨



疑為強姦伊媼
毆死瘋發之人

視時張文全尚稱來家睡宿該犯本與其素不認識
又因其出言褻狎確認為圖姦伊媼而來一時忿激
將其毆傷致斃死者瘋迷之狀確似圖姦該犯斃命
之由實出義忿非尋常疑姦案件可比自應比照擅
殺圖姦罪人問擬該省將該犯比照本夫有服親屬
殺死圖姦未成罪人例擬絞監候應請照覆
道光六年說帖
浙撫 咨何桐槎因瘋袒懷跣足臥於傅王氏牀上
適傅王氏攜燈進內見而喊嚷何桐槎將傅王氏撲
抱掙扎不脫經該氏胞姪傅添香聞喊趨至見有強

疑賊毆死瘋發
之人

姦形狀一時忿激剝衣毆打何桐槎逸出因天寒凍
死弟傅添香照強姦未成被本婦有服親屬登時益
激致斃例杖一百徒三年何桐槎之父照瘋病不報
以致自殺例杖八十
嘉慶二十年案
河撫 題李石滾因瘋病復發推門走入張卷妮院
內張卷妮疑賊喊叫將李石滾推倒與樊守桐等其
毆致斃將張卷妮依共毆人致死下手致命傷重例
擬絞監候
嘉慶二十三年案

江蘇司 查審理威力制縛人之案必實係一時逞



忿作威將人制縛拷打本無欲殺之心始可依律科
斷若制縛後有心致死卽應依故殺定擬此案朱潮
功與朱開沅素不認識朱開沅因瘋發晝夜走入朱
潮功堂弟朱潮長家捧取臼內白米該犯認係偷米
賊匪捉住詰問不答搜其身上穿有女襖更疑爲賊
令朱庭榜等幫同將朱開沅拉往公祠推倒按捺將
其右足放在水車木架內用橫木壓傷其足踝盤問
竊案朱開沅喊罵朱潮功等又用繩捆縛其手足反
背懸吊門框上朱開沅混罵不止朱潮功取木戒方

毆傷其左右太陽等處因其不再噴聲疑係狡詐復
取石塊壓其背上朱開沅掙動繩斷致石塊壓傷脊

背腰眼墊傷心坎等處朱承燦等踵至勸解朱潮功

勒令朱承燦代寫行竊被獲服帖一紙擲朱開沅之

手畫押朱潮功見朱開沅傷重央同朱潮能等扶出

至張巫氏等田邊朱開沅因傷殞命時被張加盛撞

見通知張巫氏等向理朱潮功捏稱病斃乞丐不必

報官遂將屍掩埋而散該撫以朱潮功將朱開沅捆

縛拷問實因認係竊米賊匪並不知係瘋病之人惟



並不送官查究輒行捆毆致斃將朱潮功依威力制縛人毆打致死律擬絞監候查朱開沅夤夜闖入朱潮長家捧取白米係因瘋發無知並非行竊其瘋果情狀斷無不露該犯將其捉獲屢回盤詰拷問謂始終竟不知其瘋病殊非情理至該犯因盤問竊案將其右足放入架內用橫木壓傷其足踝已爲殘忿嗣復繫其手足懸吊門框先用木戒方疊毆致命多傷繼又用石塊壓其背上以致壓傷脊背腰眼斃命若非有心欲殺何以毆情如此之兇且贓米並未起獲



非惟該犯所供夤夜捧米之語不足憑信卽所寫服帖供係擗住死者之手畫押亦係假捏串飾恐係因他故起釁將朱開沅毆傷後認係瘋病之人恐親屬我至不依因而故殺滅口復串同誣竊捏寫服禮字帖以爲將來卸罪地步迨事後將屍移棄因被人撞見捏係病斃乞丐商同殮埋所稱因朱開沅傷重央朱潮能等扶出村外身死情節亦難保非飾詞裝點案情種種疑竇承審各官並未嚴切根究率信該犯串捏避就之供科以威力制縛人致死之罪不足以

成信讞應令該撫另行研審確情按律妥擬

嘉慶十六年說帖。查此案據史景成案內聲明仍照威力制縛人致死律擬絞題結。

江蘇司 查律稱擅殺必死者實係罪人方可援照

辦理其釁起疑賊以致擅殺平人死者既非竊賊即

不得謂之罪人若因而捆毆致斃自應仍依威力制

縛人致死科斷此案史景成與向患瘋病之陳繼淋

素不認識羅幅沅羅臘沅弟兄搖船至田收稻將船

託交史景成等照管史景成有事回家陳繼淋至彼

窺見將船搖去羅臘沅不見船隻喊同史景成吳桂

生謝順九追捕人船史景成等均不知陳繼淋係屬

瘋病之人將其粒至普福庵內用草繩繫於柱上陳

繼淋掙斷草繩跌地墊傷左後肋起身欲逃史景成

將其拉住令吳桂生等用繩反捆其手足吊於樑上

盤問姓名不說謝順九用鐵叉毆其左脇肋吳桂生

用石壓其背上寺僧月名勸阻被史景成喝斥走開

陳繼淋搖落石塊混罵史景成用繩繫縛石塊掛於

陳繼淋項頸因其始終不說姓名史景成恐滋事端

隨即解放陳繼淋站立不穩跌地搥傷額角掙傷手





指維時羅幅沅走至問明情由欲行送官當將陳繼淋扶送下船史景成等各自回歸陳繼淋旋即殞命羅幅沅慮恐報官受累起意移屍羅臘沅允從將屍擡棄岸上而回經縣訪獲該撫以史景成受託照管船隻卽有應捕之責將該犯依擅殺罪人律擬絞監候等因詳核案情如果陳繼淋瘋病屬實當其被獲捆縛之後勢必狂呼大叫語無倫次其非竊賊顯而易見該犯等斷難誘為不知卽謂屍父陳興華業經供認伊子瘋發走出該犯等亦非有心致死而死者既非竊賊卽未便遽援擅殺之條以致草菅人命向來辦理疑賊毆死平人之案均照凡屬定擬卽如該省上年審題朱潮功等拷斃患瘋之朱開沅一案亦係釁起疑賊捆毆致斃與此案情節相同將朱潮功依威力制縛人拷打致死律擬絞監候題結合將史景成依擅殺罪人擬絞不惟情同罪異亦與定例不符應令該撫再行研鞫實情按律另行妥擬

嘉慶十七年說帖○嗣據該省遵駁將史景成改依威力制縛人致死律擬絞監候題結

直督 題石成良等疑賊其毆白貴加身死一案查



白貴加因瘋病復發黃夜至石成良堂兄石成有門
 首用石砸破大門進院石成有聽聞起身出問白貴
 加並未答理石成有疑係竊賊喊同石成良等將其
 共毆身死是白貴加係瘋病無知平人石成良等疑
 竊將其其毆致斃自應仍依鬪殺科斷今該督將下
 手傷重之石成良照擅殺律擬絞援引究未允協石
 成良應改依鬪殺律擬絞監候

嘉慶十八年說帖

江西撫 咨利堂保與在逃之利成保疑賊共毆譚

奇林身死一案查譚奇林素患癩病黃夜出外行走

利堂保聽聞犬吠心疑竊賊與兄利成保出看望見

一人從嶺下跑走該犯等趕上喝問不答愈疑為賊

利成保與利堂保隨各用械將譚奇林毆斃斃命是

譚奇林因瘋黑夜行走利成保等疑賊將其毆傷致

斃死者既係無辜自應照疑賊致死平人之例科以

鬪殺之罪譚奇林身受各傷雖訊係利成保用擔斃

傷致命胸膛為重律應擬抵惟利成保在逃未獲鄰

佑張保生等均未在场目擊既無確切證據未便僅

據利堂保一面之詞先決從罪該省將該犯照餘人

律擬杖監禁待質尙屬允協應請照覆

嘉慶十九年說帖

河撫題王全等疑賊捆毆孫得庚身死一案此案

王全與弟王德等在門外場內睡宿看守莊稼三更

時適孫得庚陡患瘋病先進伊家院內拿取所晾被

單而出復至場內抽取王全作枕衣衫王全驚覺即

用防夜鎗杆毆傷孫得庚肩甲等處倒地復喊令王

德王住等用繩將孫得庚捆縛查問姓名不答王全

等各用鎗杆鞭棍亂毆致斃不知下手先後該撫以

王全先將孫得庚毆倒又令伊弟王德等捆縛其毆

係屬利鬪之人將王全照亂毆不知先後輕重以先

鬪人為首威力制縛人因而致死律擬以絞候查孫

得庚因瘋病復發爬牆進院拿取衣物並非行竊賊

犯而該犯與孫得庚向不認識本不知其素有瘋病

其捆縛毆斃實因疑賊所致自應按照疑賊斃命本

例定擬該撫引用其毆威力制縛律牌雖罪名同

絞候而擬斷究未允協王全應改依疑賊斃命之案

悉照謀故鬪殺其毆及威力制縛各本律定擬威力

制縛人因而致死律擬絞監候

嘉慶二十一年說帖



毆死黑夜闖入屋內瘋發婦女

川督八咨成繼富毆傷王楊氏身死一案奉

批似有擬抵成案等因查律載夜無故入人家內主家

登時殺死者勿論其已就拘執而擅殺至死者杖

百徒三年等語誠以夜入人家其情叵測事在倉卒

故罪可從輕此案成繼富因素不認識之王楊氏瘋

病復發黑夜掀開該犯竹笆門持棒走進屋內該犯

睡醒驚起喊拿用木枋毆傷其左胳膊倒地又毆其

右後肋等處經鄰人點燈趨視認明楊氏移時殞命

黃夜進屋即非無故倒地復毆已非登時與夜無故

入人家被主家拘執而殺之律相符隨檢查十三年

河南省題程四因素不認識之崔南方性情痴傻被

母斥詈黑夜誤入該犯院內該犯疑賊吆喝崔南方

跑走該犯與鄰人將其追獲捆縛拴掛拷問疊毆多

傷斃命又十七十八等年江蘇省朱潮功疑賊將患

瘋之朱開沅拷打毒毆斃命又史景成疑賊將患瘋

之陳繼淋捆縛致斃均依尋常其毆並威力制縛人

致死恭律擬絞監候此三案均係制縛後或疊毆多



將其毆斃則是有意逞兇死者又係瘋發無知之人
 尋以絞抵自不為枉此案雖死亦瘋發無知而該犯
 黑夜驚醒持械捕毆實係事在倉卒比前三案較輕
 又查元年浙汀省題王申因林滿妹黑夜誤入該犯
 門內該犯疑賊舉棍向毆適傷其偏左殞命殺死雖
 在登時而誤入門內尚未入人家內原題於鬪殺絞
 候上減一等擬流原屬酌情量減究無律例可靠未
 可援為定式今該省將成繼富擬以滿徒係援定律
 辦理似應照覆

嘉慶二十二年說帖

衙役毆死因瘋
 闖開大堂之人

河撫 題焦登科毆死患瘋之荆黑兒一案嘉慶二
 十五年七月初六日奉

旨刑部具題河南靈寶縣役焦登科踢斃荆黑兒一案朕
 詳加披閱荆黑兒瘋病復發赤身持棍跑入縣堂擊鼓
 跳舞焦登科衛萬林二人因係值堂皂役若不行攔阻
 或被闖入署內毆傷本官應得守衛不嚴之罪該役等
 向前攔阻因被荆黑兒持棍亂毆一同捕禦焦登科舉
 脚向踢適傷荆黑兒心坎右乳傷重殞命焦登科與荆
 黑兒素不認識並非有心致死照共毆下手傷重律擬



因瘋夜入拘執而殺仍應擬抵

以絞監候似覺過重著刑部詳查律例量為輕減另行核議具奏欽此經部議將焦登科量減一等擬杖一百

流三千里衛萬林依手足毆人成傷律笞三十

河南司案

安徽司 此案張興淵因素不認識之王玉瘋病復

發三更時至張興淵家從矮牆爬入院內張興淵同

雇工童鍾義聽聞點燈出看見院內站立一人張興

淵心生疑慮與童鍾義各用木棍鐵叉毆扎致傷王

玉左膝等處一同扭住向問姓名來意不答隨用繩

將王玉兩手縛住拴在樹上復向盤問王玉仍不言

語張興淵又用結攏麻繩疊毆其右肋右脇殞命該

撫將張興淵依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律

擬以滿徒等因咨部本部查毆死瘋發無知夜人家

內之人必實係事在倉卒捕毆致斃方可照擅殺律

擬徒若其人業已就縛輒復將其疊毆殞命則仍應

予以絞抵向來辦理並無歧誤今王玉因瘋發無知

夜入該犯院內該犯等既將其捉獲捆縛何難辨認

送究乃輒將其疊毆致死與倉卒毆斃者不同自應

仍照共毆本律問擬該撫將該犯依夜無故入人家



已就拘執而擅殺律擬以滿徒殊未允協罪關生死
出入應令該撫另行按律妥擬具題道光十一年說帖



看墳人追賊致
賊犯失足淹死



蘇撫咨潘阿多追賊王阿正失足落河身死一案

此案潘阿多為章順幅看管祖塋既有看守之責即

與事主無異該犯因夜間在附近田內看守稻禾聽

聞鋸樹聲響起身查看見王阿正將墳樹鋸斷肩負

跑走即上前追趕王阿正被追緊迫將樹擦棄沿河

逃跑失足滾跌落河淹斃王阿正之死雖由自行失

足推原其致死之由實因潘阿多之追捕事出登時

情同手斃潘阿多合依因賊犯黑夜偷竊市野有人

看守器物登時追捕毆打至死例杖一百徒三年董

阿喜目擊浮屍不即報驗輒移他處以致漂流無著亦應依地界內有死人不報官司而輒移他處以致失屍律杖一百周阿保聽從幫移應減一等杖九十潘阿五章順幅等聞喊追至已在王阿正落河之後惟聽囑隨報與私和無異均應照私和人命律杖六十地保賈雙喜不知移屍情事應與救阻不及之見證宋阿二均免置議等因查例載事主因賊犯埋沒偷竊登時追捕毆打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又律載囚逃走捕者逐而殺之勿論又斷罪無正條援引他



律比附定擬各等語此案潘阿多看管章順幅祖墳墳樹因王阿正攜帶鋸斧前往章順幅祖墳用鋸將樹鋸斷正在肩樹回船適該犯聽聞鋸樹聲響見王阿正肩樹跑走遂前追趕王阿正被追緊迫將樹捺棄沿河逃跑失足滾跌落河淹死該撫以王阿正之死雖由自行失足推原其致死之由實因潘阿多之追捕事出登時情同手斃將潘阿多依賊犯黑夜偷竊登時毆打至死例擬以滿徒等因咨部查登時擅殺賊犯聞擬滿徒之例係專指毆打至死者而言若

因追捕致賊犯落河身死例無作何治罪明文今潘阿多因覓賊犯王阿正負樹跑走上前追趕致王阿正被追跌跌落河溺斃雖溺由於跌跌由於追在尋常鬪殺案中不能不坐以擬抵之罪而僅止向追並未尚毆在事主捕賊案中似不便遽科以致死之條蓋捕賊之時目擊賊人攜贓逃遁勢不能不直前擒捕是追逐原非得已跌溺實出不虞與因爭鬪而追逐致死應罪坐所由者不同若竟照毆打至死之例問擬滿徒則捕賊者俱罹法網勢必至觀望不前而

賊匪益得肆行無忌於弭盜安民之道殊有關係查囚逃走捕者逐而殺之律得勿論雖事主捕賊與官司差人捕囚有別而情事不甚懸殊自可比照問擬潘阿多應比依囚逃走捕者逐而殺之勿論律勿論以昭平允餘如所咨辦理再此等案件從前各省辦理亦未能畫一應通行各省嗣後有事主登時追捕賊犯致賊犯失跌落河溺斃或失跌致斃者均照此畫一辦理
道光十三年通行

直督 咨劉起等共毆無名賊人受傷身死一案緣

先毆重傷後復疊毆仍應擬絞

刑案匯編

卷三十四 刑律賊盜

三 夜無故入人家

毆死竊賊之例
以倒地爲斷但
經倒地雖殺係
登時亦應擬絞
道光五年河南
省請示案載殺
死姦六條

劉起與無名賊人素不認識道光九年八月二十二
日午後劉起虛掩街門與妻王氏同弟劉奉偕赴房
後棗園打棗將晚時劉起先自回家見街門已開進
內查看見兩賊正在屋內炕上行竊衣服劉起大聲
吶喝一賊棄賊逃逸一賊手持皂布馬褂逃至院內
未出街門經劉起追及順攜木杵毆傷賊人脊背倒
地劉起喊嚷拿賊時劉奉亦從棗園回歸幫同劉起
將賊人捉獲奪下馬褂究問姓名住址夥賊何人因
其不語又將賊人拉至門外用繩拴於樹上劉奉卽

持糞叉柄毆傷賊人左腳腕左肘肘左腳踝賊人求
饒劉起又向窺問姓名賊人仍不言語劉起復持木
杵毆傷賊人右腳腕右後肋左脊臀右胸肱右腳踝
時有村人劉明劉幗林踵至詢悉前情囑勿再毆並
將賊人解放賊人隨向劉明等磕頭道謝詎賊人傷
重未能行走但稱脊背疼痛卽在劉起家場院草房
內調養延至是月二十四日因傷殞命查無名賊人
行竊劉起家衣服之處雖無生供可憑但當村人劉
明等查詢竊情之時賊人並無異言且向劉明等磕

頭道謝卽此可爲行竊之明證惟查該賊人已就拘執之後被劉起劉奉所毆各傷均非致命又無重傷其未經倒地以前被劉起所毆脊背係屬致命該賊入生前又呼脊背疼痛其爲死於此傷無疑應以劉起當其重罪第查脊背一傷訊係毆於追捕之時並非毆於倒地之後應將劉起依事主因賊犯白日入人家內偷竊登時毆打至死例擬杖一百徒三年劉奉依餘人例杖八十等因查例載事主因賊犯白日入人家內偷竊財物登時追捕毆打至死者不問是

否已離盜所捕者人數多寡賊犯已未得財俱杖一百徒三年餘人杖八十若賊犯已被毆跌倒地及已就拘獲輒復疊毆致斃均照擅殺罪人律擬絞監候餘人杖一百等語誠以事主登時追捕毆打竊賊至死因其事在倉卒卽時毆捕倒地之後及賊已就擒不復再毆方可依例擬徒若賊已倒地就獲儘可拘執送官輒復疊毆致死實屬擅行殺害故例應縲首罪有杖徒絞候之分引斷豈容牽混此案劉起因打棗回家見街門已開兩賊在屋行竊衣服劉起吆喝



一賊棄賊逃逸一賊逃至院內劉起追及順攜木杆
毆傷賊人脊背倒地經伊弟劉奉幫同將賊捉獲追
問姓名住址夥賊不語將賊拉至門外用麻繩拴於
樹上劉奉持糞叉柄毆傷賊人左脚腕等處劉起復
持木杆毆傷右腳腕等處殞命該督以賊人已就拘
執之後被劉起等所毆各傷均非致命又無重傷其
未倒地以前被劉起所毆脊背係屬致命重傷將劉
起擬徒等因查劉起將賊人毆跌之後與伊弟劉奉
將其拴獲持械疊毆致死不但賊已倒地又係已就
拘執而殺且細核屍傷脊背雖係致命與右腳腕等
處同一紫色長寬分數大畧相等而倒地後却有重
疊之傷尤難定爲因脊背傷重致斃該督遽將劉起
依登時追捕毆打至死例擬徒是將已就拘執擅殺
擬絞之案而援登時毆打至死之例不特易啟避就
之端且滋先後移傷之弊罪關出入本部未便率覆
應令該督另行按例妥擬具題至此等重傷在未倒
地以前輕傷在倒地之後恐他省亦有似此之案辦
理未能盡一應通行各省嗣後捕賊之案但經倒地



其毆賊犯死在
未經倒地之傷

及已就拘執疊毆致死無論傷痕先後輕重即應依
例擬絞不得照登時毆打至死之例擬徒以昭平允
而免輕縱道光十年通行

四川司查例載鄰佑人等因賊犯黑夜偷竊擄賊
逃遁直前追捕登時倉猝毆斃者杖一百徒三年餘
人杖八十若已就拘獲輒復疊毆致斃者仍照擅殺
罪人律擬絞監候餘人杖一百又上年本部通行內
開嗣後捕賊之案但經倒地及已就拘執疊毆致死
者無論傷痕先後輕重即應依律擬絞不得照登時



毆打之例擬徒各等語此案姚勝舉因黑夜聽聞鄰
人姚賢先家聲喊捉賊順攜木棍趕出幫捕見賊人
擄賊逃跑即追上用棍毆傷賊人左肋因其拒捕復
先後毆傷賊人左肋右太陽倒地時事主姚賢先與
父姚海宣等趨至用繩將賊人拴樹亦用木扁擔毆
傷賊人脊背等處殞命驗明賊人係死於姚勝舉所
毆之傷第姚勝舉所毆左肋等處尙在未經倒地之
先至賊人倒地之後係被姚海宣等拴樹其毆姚勝
舉並未再毆應否照登時之例擬徒抑或即依捕賊



之案但經倒地及已就拘執疊毆致死無論傷痕先後輕重擬絞之處咨請部示查上年本部通行內稱捕賊之案但經倒地及已就拘執疊毆致死者無論傷痕先後輕重即應依律擬絞係指下手傷重之人倒地後及已就拘執復疊毆致死而言原以杜奸徒挪移避就之端若下手傷重之人將賊犯毆跌倒地後不復動手餘人再行毆打並非該犯主使豈能將餘人輕傷致人正犯重罪自應依登時毆死之例問擬相應咨覆

道光十一年說帖

毆死盜田園賊犯例有明文



貴州詞查例載賊犯曠野自盜田園穀麥被事

恩言主毆打至死者系問是否登時有無看守照擅殺罪人律擬絞監候等語此案王呈祥鄧得寬因郭占銀郭得先偷竊王宇家包穀並將看守之閔王氏王何氏毆傷逃逸王宇氣忿邀該犯等往拿送官因其不服拘拿王呈祥將郭占銀砍傷身死鄧得寬等將郭得先毆傷斃命鄧得先身受各傷惟鄧得寬後毆致命額顱額角為重應以擬抵王呈祥係王宇堂弟鄧得寬係在王宇家幫工均與事主無異該犯等各將

郭占銀郭得先父子毆斃實屬擅殺自應各科各罪
 查事主因賊犯偷竊田園穀麥毆打至死例有專條
 該撫將王呈祥鄧得寬依擅殺以鬪殺論其毆斃
 死律擬絞罪名雖無出入引斷究未允協應即更正
 王呈祥鄧得寬均合依賊犯曠野盜田園穀麥被事
 主毆打至死者不問是否登時有無看守照擅殺罪
 人律俱擬絞監候事結在道光十年正月十二日
 恩旨以前死係行竊罪人秋審應入緩決王呈祥鄧得寬
 應准減為杖一百流三千里死係罪人毋庸著追埋



事主砍死兇橫
 徒手拒捕之賊

蔡銀兩再擅殺罪人與凡鬪不同並無原謀之例此
 案王宗因郭占銀等偷伊包穀並將伊女伊媳毆傷
 糾邀王呈祥將郭占銀等送官並無不合即王呈祥
 等將郭占銀等毆死尤非王宗意料所及該撫將王
 宗依原謀量減擬徒之處應毋庸議
 北撫咨胡鎔等砍傷賊犯趙亞三身死審將胡鎔
 依事主因賊犯黑夜偷竊登時毆打至死例擬徒幫
 毆之李清依餘人例杖八十本部以趙亞三行竊經
 事主胡鎔喊同工人起捕趙亞三輒敢持刀拒捕迨

徒手毆死徒手拒傷有據之賊

被李清將刀格落復揪住事主髮辮揆按不放情殊強橫未便依登時追捕致死例擬徒惟趙亞三之刃已被事主搶拾係屬徒手若照持仗格殺勿論亦與例意稍有未符應酌量問擬將胡鎔改照不應重律杖八十李清照不應輕律答四十

道光二年案

浙撫咨華用祿毆死無名竊賊一案此案華用祿因無名賊人護賊用拳毆傷該犯左額角等處復揪住髮辮往下揆按該犯情急用手抓傷賊人腎囊殞命查賊犯持仗拒捕被事主格殺律得勿論如事主



徒手毆死徒手拒捕有據之賊犯雖例無勿論明文但查本部辦理秋審凡擅殺罪人之案惟罪人持仗拒捕有據一律擬列可矜比類參觀是事主毆死徒手拒捕賊人只須事主被毆有傷即應與格殺持仗拒捕罪人之案一律擬以勿論今該撫將華用祿一犯照黑夜偷竊被事主毆打至死例擬徒咨部誠如鈞諭辦理殊失平允檢查五十二年該省咨葛奶義抓傷徒手拒捕賊犯黃阿培腎囊身死將該犯照罪人持仗拒捕格殺律勿論因其移屍照地界內有死人

彼來此往抵格而殺始得勿論

輒移他處律杖八十咨部核覆在案此案華用祿與葛奶義成案相同自應改依格殺律勿論奉

批查得是照議改嘉慶二年說帖

奉天司查律載罪人持仗拒捕者格殺勿論等語律稱格殺者蓋抵格之義必係死者拒毆捕人還抵彼來此往之際勢迫情急倉猝致斃者方得照律勿論若罪人雖持仗拒捕已被捕人格毆之後而罪人已經奔逃捕人又復趕向毆斃致斃者即不在勿論之列此案袁文發抵斃楊玉山身死傷由抵格自應



贖已奪獲賊已逃走事非倉猝

照律勿論至楊保子先用棒拒傷袁文發肘袁文發用刃抵斃咽喉維時楊保子並未復行拒毆袁文發又用刃向斃楊保子轉身致傷春簪倒地殞命死者轉身已無拒捕情形傷及春簪又非格毆所致與

抵斃楊玉山情節迥不相同似難以一律格殺勿論

職等再四斟酌應將袁文發改依事主登時追捕毆

死賊犯例擬徒嘉慶五年說帖

江西司查新例載事主因賊犯白日入人家內偷

竊財物登時追捕毆打至死者不問是否已離盜所

捕者人數多寡賊犯已未得財俱杖一百徒三年若
賊犯已被毆跌倒地及已就拘獲輒復疊毆致斃或
事後毆打至死者均照擅殺罪人律擬絞監候等語
此案熊壁義因布褂曬晾院中旋卽外出被不知姓
名乞丐進內偷竊經伊堂兒熊壁傑撞見奪獲拳毆
乞丐跑走適熊壁義外回熊壁傑告知情由熊壁義
用擔毆傷其右前肋乞丐舉手格落熊壁義用左手
拉其胸衣右脚踢傷其肚腹殞命前據該撫將熊壁
義依白日入人家內偷竊財物被事主毆打至死例

擬徒咨部經本部以乞丐被毆時祇係徒手格擔並
無接奪回毆該犯亦未受傷則其拒捕之言尤難憑
信且熊壁義賊已奪獲賊經毆逐乃必欲尾追毆傷
致死正與罪人不拒捕而擅殺之律脗合駁令研審
另擬嗣據該撫以熊壁義外回甫當乞丐出門逃避
一經聞知卽行追捕係在當時因乞丐轉身拒捕但
傷其右前肋乞丐舉手將擔格落此卽因捕而拒較
之束手就擒毫無格鬪者情形似不相同自難以罪
人不拒捕而擅殺之律問擬仍照原擬滿徒復經本

部查毆死竊賊之例係指事主當時追捕事在倉猝而言如賊犯業已棄賊逃近事已寢息事主事後詢知復行追捕毆斃者仍照律擬絞等因復行咨駁在案今據該撫咨稱此案乞丐所竊贓物由熊壁傑奪獲後始行逃避其時正值熊壁義走回聞竊追捕其事並未寢息若竟照擅殺例擬絞則熊壁義所捕之賊甫離盜所究與隔日不同而乞丐曾經舉手將擔格落亦非已就拘執及未經拒捕者可比且以追捕逃遁未遠之時非特不能援當時毆死擬徒之例並



不得照隔日毆死不服拘執之賊量從未減似覺情輕法重將熊壁義比照白日入人家內偷竊事主當時追捕毆死杖一百徒三年例上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等因查人命不可輕縱擅殺不可不嚴故事主毆死竊賊在登時則尙可減徒以其時在倉猝有不及拘拿之勢故可量予原減若非登時毆死則時非倉猝不難拘執送官乃輒逞兇毆斃卽應科以擅殺絞候之罪是於懲警竊賊之中仍寓慎重人命之意定例有擬徒擬絞之分總以登時非登時爲斷至



嘉慶四年本部議覆福建巡撫題黃亞仔毆死竊賊許興早案內奏請事主鄰佑於隔日毆死竊賊如已就拘執並未拒毆及拒捕而未成傷者均照擅殺罪人律擬絞監候如賊犯不服拘執及雖已就拘而拒捕成傷者事主鄰佑均於絞罪上減一等擬流嗣於本年纂修條例時本部詳細參酌因舊例擬徒擬絞情罪本有區分特未載明登時非登時之別恐引用不無參差至隔日毆死拒捕成傷之賊量減擬流但非舊例所有且恐外省拘泥隔日二字遇有當日而非登時毆死竊賊之案亦照登時擬徒或隔日被拒成傷即准隨案擬流恐定例過輕轉易啟事主人等逞兇毆害之弊復經據實奏明更正請添明事主但係登時追捕毆打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若事後毆打致死即照擅殺罪人律擬絞監候並將原奏內隔日毆死拒捕成傷擬流一條全行節刪今熊壁義被竊衣物經伊堂兄熊璧傑奪獲拳毆竊賊業已受傷逃跑是其事業已寢息該犯外回聞知復行追毆致斃實係事後毆打並非登時追捕應仍照例擬以

致斃實係事後毆打並非登時追捕應仍照例擬以

黑夜偷竊牆外樹梨登時毆死

絞候該撫以能壁義所捕之賊甫離盜所事未寢息將熊壁義比例加等擬流核與新例不符罪關生死

出入應令按例另擬具題

嘉慶六年說帖

浙撫 咨翁六狗黑夜毆死竊賊嚴錫幅一案

職等

查竊盜殺傷之案總視其人之是否實犯竊盜與匪竊盜為斷實犯竊盜者竊盜之罪重則拒捕之罪亦重准竊盜者竊盜之罪輕故拒捕之罪亦輕竊盜拒捕之罪重則事主殺傷之罪即可從輕竊盜拒捕之罪輕則事主殺傷之罪不得重情有區分故罪有



等差如盜田野穀麥蔬果等類為物甚微擅食者律

以坐贓論止徒三年盜者律亦准竊盜論免刺有拒

捕依罪人拒捕另立盜田野穀麥一門不與竊盜同

例此等賊犯如拒捕刃傷事主只應於本罪上加二

等節臨時盜所拒殺事主亦只照罪人殺所捕人律

斬候不與實犯竊盜同科斬決絞候反是而推則事

主捕殺盜穀麥蔬果之賊即應無論是否登時概照

擅殺罪人例絞候方為平允惟夜無故入人家門內

例載事主殺賊二條一曰黑夜偷竊而不及穀麥蔬

果言曠野白日盜田園穀麥等類而不及黑夜歷
 來遇有黑夜盜田園穀麥蔬果被事主捕殺之案悉
 牽引黑夜偷竊之例以是否登時分別徒絞竟有盜
 一穗一果之微因其殺在登時即與殺死實犯竊盜
 之人同擬城旦辦理殊未允協第例無明條檢查成
 案尙多畫一竟難忽議更張此案翁六狗因嚴錫幅
 於三更時竊伊牆外樹梨該犯出見追捕登時棍毆
 斃命該省將該犯依賊犯黑夜偷竊登時毆打至死
 例擬徒似亦只可照覆

嘉慶二十一年說帖

黑夜偷竊門外
 樹木登時毆死



河南司查例載黑夜偷竊白日入人家內偷竊財
 物被事主毆打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等語細繹例
 意以黑夜在外偷竊與白日入人家內偷竊財物事
 主皆知其為竊賊而毆死賊人究與毆死平人有別
 故僅擬滿徒實事主正以做盜賊也例內黑夜偷竊
 是夜而不入人家者白日入人家內竊取財物是入
 人家而非黑夜者原屬兩項分晰甚明此案張體道
 當場毆死門外竊賊柳二身死之處事在半夜並非
 白日一人上樹折枝數人在地接取非順便摘取蔬

黑夜偷竊地內
稗掘登時毆死

果可比既非捆縛疊毆亦非事隔多日該撫援例登
覆仍擬杖徒似可毋庸議駁乾隆四十九年說帖

奉尹題喬玉德砍死謝魁一案查例載事主因賊

犯黑夜偷竊或白日入人家內院內偷竊財物並市

野偷竊有人看守器物登時追捕毆打至死者杖

百徒三年若事後毆打至死者擬絞監候又鄰佑人

等因賊犯黑夜偷竊或白日入人家內院內偷竊登

時倉猝毆斃者杖一百徒三年若賊犯已被毆跌倒

地及已就拘獲復疊毆致斃者擬絞監候又賊犯贖

野白日盜田園穀麥被事主鄰佑毆打至死者不問

是否登時擬絞監候各等語是例內將賊犯黑夜偷

竊一語冠於諸條之首凡遇毆死黑夜偷竊之賊無

論係家內院內財物或係田園穀麥事主鄰佑俱應

分別登時事後按例問擬又慮外省引用或至牽混

其於家內院內以及市野有人看守各項俱加以白

日字樣分別是否登時事後問擬徒絞又恐引用仍

未明晰復設立白日偷竊田園穀麥不問是否登時

擬絞專條例文分晰甚明引斷自無錯誤今該府尹



黑夜偷竊屋旁園菜並非曠野白日可比事上殺賊既分別是否登時擬以徒絞則賊犯拒捕即應分別是否盜所為斷案載強盜條牽大吳克九



以賊犯黑夜偷竊登時捕毆至死擬徒條下並未指明黑夜盜田園穀麥被毆至死亦擬徒杖之文賊犯白日盜田園穀麥事主毆打至死擬絞條下亦未指明非白日不用此例等語是該府尹並未將此條全例詳細參核以致引斷失據所有該府尹聲請將例文添註之處應毋庸議

稿查例載事主因賊犯黑夜偷竊登時追捕毆打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又賊犯曠野白日盜田園穀麥被事主毆打至死者擬絞監候各等語是毆死盜田園穀麥賊犯擬絞之例係專指白日偷竊者而言若黑夜偷竊則不論所偷何物但係登時毆斃即照例擬徒例文各有專條引斷不容牽混此案喬玉德因謝魁偷伊地內稗捆持刀追捕謝魁將稗捆丟下回身站立該犯疑欲拒捕用命刀迎砍致傷謝魁胸膛殞命查謝魁於一更後至喬玉德地內偷竊稗捆時當黑夜並非白日該犯喬玉德登時追捕將其砍傷斃命正與事主因賊犯黑夜偷竊登時追捕毆打至死擬徒之例相符今該府尹以黑夜偷竊之案援引白日捕賊之條而又將白日

宋徽宗朝刑律
黑水山

黑夜偷竊山內柴薪登時毆死

二字節刪殊未允協罪關生死出入應令另行按例

女擬具題嘉慶廿三年說帖

南撫和春趙中魁毆死竊賊蔣榮三案該省將趙中

魁依例擬徒奉

諭交館查核經職等以趙中魁毆斃蔣榮時當黑夜事

在登時問擬滿徒與例相符議請照覆奉

批山內柴薪似與有人看守財物不同細查例案為安

職等伏查例載事主因賊犯黑夜偷竊或白日市野

偷竊有人看守器物毆打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其

曠野白日偷竊無人看守器物毆打至死者不問是

否登時擬絞監候等語是毆死竊賊分別擬徒擬絞

總以是否黑夜白日為斷如在黑夜無論其所偷之

物有無看守殺係登時罪止城旦若係白日則偷竊

有人看守之物始擬滿徒偷竊無人看守之物罪擬

絞候故例凡黑夜則統言偷竊凡白日則分有無看

守歷來遵辦並無歧誤此案已死蔣榮黑夜偷竊楊

文暢山內柴薪該犯趙中魁係楊文暢雇工例有應

捕之責見而追捕用棍毆傷致斃實係黑夜登時例



黑夜偷竊屋後竹枝共毆致斃

止滿徒尙無錯誤應仍照覆嘉慶十五年說帖

川督咨張德雄毆死竊賊李添貴一案此案李添

貴黑夜行竊事主張德雄聽聞犬吠同兄張德英出

捕見李添貴正在屋後偷砍竹枝張德雄用木棒毆

傷其顛門張德英亦用木棒毆傷其左肱肱李添貴

跑走張德雄追捕又用木棒連毆其頂心偏右倒地

殞命查李添貴被毆各傷俱在行竊及跑走之際張

德雄並無倒地疊毆及已就拘獲輒復致斃情事該

省將張德雄依事主因賊犯黑夜偷竊登時追捕毆

打至死例杖一百徒三年張德英依餘人律擬杖八

十均屬相符應請照覆嘉慶十六年說帖

廣西撫咨雷在喜因王七負夜潛赴伊塘內竊魚

驚覺起捕與雷在配等將王七兩手肱肱捆縛致王

七因傷潰爛身死雷在喜應比照事主因賊犯黑夜

偷竊登時追捕毆打至死例杖一百徒三年

道光二年廣西司案

貴州司查例載事主因賊犯黑夜偷竊登時追捕

毆打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又賊犯曠野白日盜田



黑夜偷竊塘角捆傷潰爛身死

黑早偷樹既能看見難作晝夜

園柴草木石被事主毆打至死擬絞監候各等語是
 毆死盜田園木石賊犯擬絞之例係專指白日而言
 若時當黑夜殺係登時追捕則無論所偷何物事主
 罪止擬徒條例分晰甚明引斷不容牽混此案陳昌
 倫於黑早聽聞犬吠攜鏢出探見後山有人在彼拖
 樹追往喊拿趕戮致傷賊人何現遠腰眼旋即殞命
 該撫將陳昌倫依賊犯曠野盜柴草木石被事主毆
 打致死例擬絞監候查陳昌倫追捕殺死賊人何現
 遠之時既能見人偷樹則非昏夜可知今該撫訊取
 各犯供詞俱稱時在黑早人尙未起是黑夜白日介
 在兩歧且既科陳昌倫以白日殺賊擬絞之例又刪
 去例內白日二字供情既未確切例文又經節刪罪
 關生死出入應合再行研訊明確按律妥擬

嘉慶十二年說帖

白日偷竊有無
看守分別徒絞

貴撫題黎卜其毆傷竊賊李士貴身死一案查例

載事主因賊犯白日市野偷竊有人看守器物登之

追捕毆打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其曠野白日偷竊

無人看守器物毆打至死者不問是否登時亦照擅



殺罪人律擬絞監候等語查同是事主毆死賊犯而
罪名有徒絞之殊詳釋例文總以器物之有無看守
爲斷而有無看守又以所在之是否曠野爲準故同
一在野之物而於有人看守條內僅稱市野於無人
看守條內則稱曠野可見曠野二字原指地本空曠
遠隔人烟之所而言若舍前屋後聲息相聞卽屬有
人看守條內所稱之野而非無人看守條內之曠野
矣讞獄者自當剖晰例文援情科斷此案黎卜其將
雞隻白日養放屋後李士貴走至攫雞一隻跑走黎

卜其聽聞雞叫出看趕向奪雞李士貴護賊不放黎
卜其順拾木棍毆傷其右胎膊李士貴仍行拿住不
放黎卜其復用木棍毆傷李士貴顙門殞命該撫將
黎卜其依賊犯曠野白日偷竊無人看守器物毆打
至死者不問是否登時亦照擅殺罪人律擬絞監候
等因具題_臣等詳核案情黎卜其將雞隻養放屋後
當李士貴偷竊之時該犯卽聽聞出看是雞隻養放
屋後並非曠野聞聲出視難謂無人其趕向李士貴
奪雞因其護賊不放用棍連毆兩傷致斃時維頃刻



登時戮傷死在他處仍應擬徒

殺在登時正與賊犯白日市野偷竊有人看守器物登時追捕毆打至死擬徒之例相符今該撫將黎卜其依賊犯曠野白日偷竊無人看守器物之打至死例擬絞監候是將市野之案而引曠野之條實屬錯誤應令該撫詳釋律例另行悉心妥議具題
奉尹 咨張亮戮死竊賊李八一案此案張亮因李八寅夜至伊家內行竊撥門進屋張亮聞響攜刀出捕戮傷李八小腹李八未敢聲喊負痛逃至伊族嫂李劉氏家臥炕將行竊被戮緣由告知張亮追至李

爭主事後殺賊應引事後之例

劉氏門首見賊已進內定係院內之人遂進內言明前情而回李八旋即因傷殞命查李八雖死在李劉氏家其因竊被戮業於生前已向李劉氏告知供證確鑿張亮因李八寅夜偷竊登時戮斃該省將張亮依例擬徒情罪相符應請照覆
嘉慶十七年說帖

雲南司 此案周發湛於上年二月十三日夜被竊十五日夜在段孺家搜獲原贓將段孺拴繫十六日送官行至中途因其聲言報讐將其燒斃該省援引鄰佑人等毆死竊賊之例擬以絞候固屬錯誤該司

所改賊犯已被毆跌倒地輒復疊毆致斃之例係指登時毆死賊犯而言今周發湛被竊已越三日將賊犯燒斃係屬事後致死應改照事主因賊犯偷竊財物事後毆打致死者照擅殺罪人擬絞例擬絞監候
道光元年說帖

黑夜偷禾還賊後又毆死

盛京刑部 題鄭琴因黃參於黑夜偷竊伊場園稗子被該犯拿獲喚斥黃參將原贓送還而散次日該犯路遇黃參仍斥其行竊之非黃參不服用木棒向毆該犯奪過木棒適該犯之子走至各用木棒將其毆



案詐不遂黑夜竊豬登時斃斃

傷身死該省將鄭琴依其毆律擬絞監候經本部以黃參黑夜偷竊係屬有罪之人該犯於事後將其毆斃自應以擅殺科斷將鄭琴改依事主因賊犯黑夜偷竊事後毆打至死照擅殺罪人律擬絞監候
嘉慶二十二年奉天司案

南撫 咨雷昌仁戳死廖錦書一案 職等詳核案情

雷昌仁將父棺安葬祖墳右邊有伊族人雷文賢之妻兄廖錦書查知欲圖藉詐時雷文賢外出廖錦書

商令雷文賢之妻雷廖氏捏指雷昌仁騎埋祖墳出



向理論雷廖氏因係婦女不便出論廖錦書遂帶同雷文賢之子雷一保投族雷光輝指稱雷昌仁騎葬祖墳欲令出錢祭謝雷昌仁不依廖錦書因索詐未遂邀約廖清奇等同往牽猪洩忿許俟賣錢分用於三更時同抵雷昌仁門首廖清奇等在外等候廖錦書一人從牆缺進內赴猪圈內捉猪時雷昌仁因犬吠驚醒心疑有賊因臥房窗洞與猪圈相連由窗洞窺視見猪圈內有人捉猪疑係賊人順取防夜鐵鎗從窗洞往下戳去致傷廖錦書右腮腋斜入咽喉廖

錦書轉身欲走雷昌仁復用鎗向戳致傷身死查廖錦書索詐不遂糾眾夤夜進內捉猪係圖賣錢即與竊盜無異雷昌仁由窗洞用鎗向戳適傷致斃係屬登時該省將該犯依事主因賊犯偷竊登時毆死例擬徒與例相符似可照覆

嘉慶十五年說帖

刑案匯覽卷二十一終

夜無故入人家

受雇看邊毆死偷竊條木之人

賊向事主拒毆被隣佑毆斃

奉尹 題張寬受雇與王景學看邊因見王姓偷竊沿邊條木毆傷王姓身死查沿邊條木係為分界而設與田園木石無異張寬受雇看邊即有典守之責將張寬比照賊犯曠野白日盜田園木石被事主隣佑毆打致死例擬絞監候

道光十三年案

蘇撫 咨張阿大行竊被事主朱阿連持械趕捕張阿大用鑿拒捕經隣人閃守中持棍幫捕戳傷其左後肋身死查張阿大持仗與事主朱阿連抵拒並未



開設布行之人因布客被搶將賊疊毆致斃比照隣佑捕賊疊毆致斃例絞候道光七年安省李志義題案

被盜持械撞門事主銃斃盜犯

雇工疑盜黑夜銃斃搶親之犯



向閱守中拒毆其被閱守中棍截致斃與格殺不同惟閱守中之下手究係事主囑令幫捕與隣佑自行毆斃者不同而毆斃在賊犯持仗拒捕之際較攜賊逃遁賊勢兇橫情形更為危急且於賊犯持仗拒捕之時一傷適斃亦與擬絞例內輒復疊毆致斃之例意未符未便因賊犯未經得財將該犯照擅殺例擬絞閱守中應照隣佑因賊犯黑夜偷竊上前追捕賊勢強橫登時倉猝毆斃例杖一百徒三年道光五年案廣西撫谷事主韋峒春被盜持械撞門起捕一時

情急順取防夜竹銃由門縫點於薰圖嚇散適傷盜犯杜剛紅身死實屬事在頃刻勢出倉猝應比照賊犯持仗拒捕被捕者格殺勿論例子以勿論惟私藏竹銃應仍照私藏軍器例發落道光六年案北撫谷劉孝禮因姚士璜等夤夜至伊雇主家撞門槍親該犯疑為被盜行劫放銃將姚士璜致斃不惟與爭鬪擅放者不同亦與疑賊致斃平人及擅殺罪人有間應比照事主雇工因賊犯黑夜入人家內偷竊財物登時捕毆至死例杖一百徒三年道光六年案

受雇巡更之人
毆死拒捕賊匪

細毆竊賊送究
中途凍死

獲賊脫逃事主
追趕賊犯溺斃

北撫顧咨玉珩洗截傷拒捕賊匪劉煥身死查王珩

洗受雇巡更本有應捕之責即與事主無異應比照

事主因賊犯偷竊登時追捕毆打至死例杖一百徒

三年道光九年案

陝督 咨許自仁縛毆竊賊史寅娃子送縣稟究中

途凍死查史寅娃子身受各傷均非致命傷甚輕微

死由受凍例無專條應比照事主因賊犯黑夜偷竊

登時追捕毆打至死例杖一百徒三年道光八年案

密徽司 巴萬齡因高桂喜行竊伊家牛隻用繩

網縛送官行至中途高桂喜頓斷繩頭逃跑巴萬齡

追趕致高桂喜失足落水身死查死係行竊罪人被

事主追逐溺斃與罪人逃走捕者逐而殺之無異自

應照律勿論惟巴萬齡於高桂喜死後匿不稟報應

與聽從匿報之巴唐元等各照不應重律杖八十

道光六年案



盜賊窩主

福建司 查例載強盜同居父兄知情分贓照強盜
為從減一等治罪又窩藏強盜二名以上坐家分贓
者發近邊充軍各等語此案張阿英係盜犯陳阿正
胞兄檢查該犯供單內稱小的肩挑度日有弟阿正
過繼陳姓為子上年十二月兄弟同呂賢生各挑錢
十七千文到家寄放問說是洋裡劫來叫小的藏匿
不要聲張小的因係胞弟聽其寄放後來過年之用

刑案匯覽卷二十二

盜賊窩主

洋盜之兄事後
受寄盜賊使用

福建司 查例載強盜同居父兄知情分贓照強盜
為從減一等治罪又窩藏強盜二名以上坐家分贓
者發近邊充軍各等語此案張阿英係盜犯陳阿正
胞兄檢查該犯供單內稱小的肩挑度日有弟阿正
過繼陳姓為子上年十二月兄弟同呂賢生各挑錢
十七千文到家寄放問說是洋裡劫來叫小的藏匿
不要聲張小的因係胞弟聽其寄放後來過年之用



動了四千文等語核其情節該犯雖不同居究係該
犯之弟既不能禁約於先又復知情分贓於後設無
呂賢生同往寄贓自應於陳阿正斬罪上減等擬流
今該犯受寄盜犯二人之贓動用錢文其情較重該
督聲明未便照同居父兄知情分贓例問擬致滋輕
縱將該犯擬發近邊充軍係屬從嚴辦理事關結夥
多人外洋肆劫案內之犯既據從重定擬具奏似屬
可行 乾隆五十三年說帖

明知脚夫行竊
收買多贓轉賣

察哈爾都統 咨郭世全明知索特巴盜賣攬送貨
物該犯貪賤收買旋即轉賣得餘利銀五百餘兩核
其情節與分贓無異且張家口鋪民向雇蒙古馱脚
送貨並不跟人亦並無盜賣盜買等情似此與脚夫
朋比為奸實為地方商民之害將郭世全比照知竊
盜後而分贓計贓准竊盜為從論律計贓科斷
嘉慶二十四年直隸司案

積慣收買賊竹
賊匪藉以肆竊

浙撫 題賊犯錢惠祥等拒傷事主楊惻弒身死案
內之盛秀隴積慣收買賊竹歷時至年餘之久計竹
二百數十株之多以致各犯藉有消贓之處肆竊無

忌若僅照買贓本例擬杖實屬 恇浮於法將盛秀隴
比照知強竊盜賊而接買三卯 擬軍例量減一等擬
杖一百徒三年 道光三年案

積贖窩匪肆竊
勒贖併贓逾貫

直督 奏石謹因窩竊擬徒釋回復窩頓匪徒縱子
肆竊勒贖至十二案之多為害地方情同盜劫應比
照造意分贓之窩主統計各王之贓數在二百二十
兩以上擬絞監候例請即正法 嘉慶二十年案

直督 奏馬一虎糾夥肆竊已閱七年之久共行竊
十一次俱係該犯售賣贓物且有勒令事主取贖之

事又代為馬二剛等消贓二次實屬分贓窩主未便
僅照積匪擬遣駁令改擬將馬一虎改照造意分贓

之窩主統計各王之贓數在二百二十兩以上例擬
絞監候 嘉慶九年案。見駁案新編

知人竊賊藏匿
乘空攜取逃走

東撫 咨王院因知何三藏貯銀兩係屬竊賊乘其
外出即攜帶潛逃將王院比照知竊盜後而分贓計

贓准竊盜為從論科斷 道光三年案

謀竊行強窩主
不同行而分贓

東撫 題趙行平窩留王麻等行竊臨時行強一案
查例載窩藏強盜二名以上竊盜五名以上坐家分



賊者發近邊充軍又強盜窩至並非造意又不同行分賊但知情存留三人以上者發極邊是四千里充軍又律載知強盜後而分賊在竊盜為從論又共謀為竊盜臨時不行而行者為強盜其不行之人係造意者曾分賊知情不知情並為竊盜首係餘人曾分賊俱為竊盜從各等語此案趙衍平窩留王麻等七人行竊該犯并未同行不知王麻等臨時行強情事迨王麻等攜賊至該犯家該犯知情分得贓物如果該犯明知強盜而窩留分賊或先係窩竊而於知盜



情分賊之後復窩留圖利自應照窩藏強盜例按所窩人數分別擬軍今該犯窩藏之時只知是竊分賊之後並未窩留檢查歷年並無似此成案惟細核該犯窩竊之情與糾竊而不行者同其知強盜情而分盜賊亦與行者為強盜而糾竊不行之人知情分賊者同在糾竊而分盜賊者既以竊首論則窩竊而分盜賊者亦止應以窩竊論該省照窩藏強盜例因窩至七名而又分賊比依情有可原夥盜發遣固係從嚴懲創究屬例外加重該司議改照窩竊五名以上

直隸熱河窩藏
竊盜毋得輕減

例發近邊充軍係屬按例辦理似可照覆
直隸司 查新例載直隸省窩藏竊盜三名以上發
近邊充軍等語此案白泳成等疊次在蒙古地方糾
搶嗣先後至韓庭美店內韓庭美與店夥李政知係
賊匪貪利容留住歇旋被拿獲該都統以店主韓庭
美李政二犯雖供貪利容留第白泳成等甫經至店
卽被拿獲韓庭美等並無分贓及代變贓物情事細
繹原例窩竊專條須坐家分贓及代變贓物兩項有
一者方擬軍罪而新例並未將分贓代賣指出若將



韓庭美李政照新例擬軍似與窩竊分贓代賣者無
所區別應咨請部示查新定窩竊之例本係從嚴懲
創其窩藏竊盜三名以上一條未將分贓及代賣贓
物指出原以但經有意窩留卽應按例定擬今韓庭
美等窩留疊次糾搶之白泳成等雖尙未分贓及代
變贓物卽被拿獲惟該犯等既稱貪利容留卽屬窩
藏自應照窩藏竊盜三名以上新例科罪未便稍爲
寬縱惟韓庭美李政二犯夥開歇店其窩留賊匪究
係何人起意爲首抑或各自起意厥罪惟均原咨未

東省窩留賊盜
新例毋得輕減

經聲叙應行令熱河都統查明遵照辦理

道光七年說帖

山東司查新例內開山東省窩藏竊盜一二名者杖一百徒三年窩藏竊盜三名以上及強盜一名者俱發近邊充軍窩藏竊盜五名以上及強盜二名以上者發極邊烟瘴充軍等語此條例文原為懲創該省盜風起見例內止以窩留人數定罪不言坐地分贓及代變贓物等項是但經窩留即應按例定擬不得復以分贓與否及事前事後再為區別該撫以窩竊之家有並未分贓亦未代變贓物與甫經窩留尚未行竊及強竊盜犯事後窩留三項概照窩留一律問擬似與實在窩留坐地分贓者毫無區別可否於本罪上量減一等問擬抑或概照新例辦理之處咨請部示查各省辦理強竊窩主原有造意不造意分贓不分贓及但經知情容留之人近年以來東省因盜賊較他省繁多必應嚴辦示懲故定例止論其窩留名數治罪不得稍為寬減致失除盜安良之意應令該撫將此等案犯即照新例辦理

道光七年說帖

東撫咨查道光七年奉刑部通行順天府五城及

直隸山東窩留
積匪分別辦理

刑案匯覽

卷三十四 刑律賊盜

盜賊窩主

直隸山東二省窩藏竊盜一、二名者杖一百徒三年
窩藏竊盜三名以上及強盜一名者俱發近邊充軍
窩藏竊盜五名以上及強盜二名以上者發極邊烟
瘴充軍窩留積匪無論有無造意但經容留分贓代
賣者亦發極邊烟瘴充軍等語誠以直東二省盜賊
繁多窩家素著故定例較他省為特重積匪肆竊無
忌擾害地方故窩留之罪較別項為尤嚴然必所窩
之人實係積匪方得依例問擬伏查積匪案內之窩
留情節不一有積匪猾賊行竊各案始終在該犯家

窩留者有窩留雖僅止一二次而明知其係積匪者
有窩留甫經行竊之犯其時尚未積匪迨後賊犯又
在別處疊竊成爲積匪者查始終窩留積匪與明知
積匪而窩留三項自不能寬窩主以容留積匪之罪
至窩留甫經行竊之犯其時尚非積匪迨後賊犯又
在別處疊竊成爲積匪之案若概照窩留積匪例擬
軍不特與始終窩留積匪及明知積匪而窩留者漫
無區別亦與窩留積匪例意未符且窩家與賊犯同
時並獲賊犯之是否積匪供吐既明尚可按例問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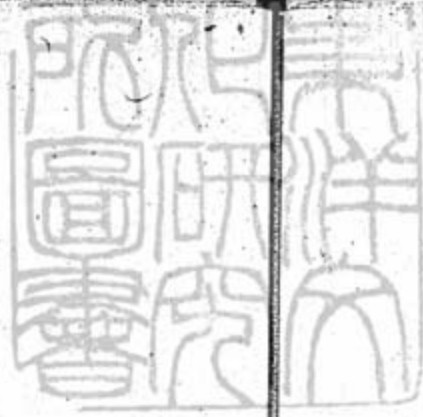


道光六年直隸
總督條奏盜賊
窩主及捕役兵
丁參養竊賊應
嚴加治罪請定
條例一摺經刑
部議准通行已
纂例

道光七年湖廣
道御史條奏兵
役包庇窩匪請
嚴定條例經刑
部議將順天府
五城及直隸山
東窩藏竊盜之
犯嚴加治罪奏
准通行已纂例

若僅獲窩家賊犯尙在逃未獲其所窩之賊是否積
匪無由知悉不得不據現供定罪則是積匪案內之
窩家如窩賊並獲者無不擬軍而先獲窩家者仍按
窩賊恐失情法之平卽將來獲賊到案供係積匪又
不能科後罪以充前數辦理諸多窒礙引擬不無歧
異東省似此案件現獲不少可否將積匪案內窩家
除始終窩留及雖暫時窩留而明知其係積匪者均
照窩留積匪例治罪外其窩留時賊犯尙未成積匪
之案仍照窩藏竊盜本例分別名數辦理之處咨部

示遵所有現在各道府州審詳窩家各案請以咨請
部示之日起至奉准部覆之日止扣展限期等因查
道光七年奏准通行內開順天府五城及直隸山東
一省窩藏竊盜一一名者杖一百徒三年窩藏竊盜
二名以上及強盜一名者俱發近邊充軍窩藏竊盜
五名以上及強盜二名以上者發極邊烟瘴充軍窩
留積匪無論有無造意但經容留分贓代賣者亦發
極邊烟瘴充軍等語誠以窩主爲盜賊淵藪欲清盜
源必嚴懲窩主而直隸山東二省盜賊較他省爲最





多故定例綦嚴窩留之犯又有名數多寡及積匪不
 等故罪名亦因之各異茲據該撫咨稱積匪案內之
 窩家情節不一有積匪猾賊行竊各案始終在該犯
 家窩留者有窩留雖僅止一二次而明知其係積匪
 者有窩留甫經行竊之犯其時尚非積匪迨後賊犯
 又在別處屢竊成爲積匪者有僅獲窩家賊犯尚在
 逃未獲其所窩之賊是否積匪者無由知悉辦理諸
 多窒礙咨部核示等因查盜賊晝伏宵行莫不藉窩
 主爲潛匿之所得以肆竊而行竊之處自亦隨時更

易故一盜不止一窩有此處犯竊而彼處被獲者有
 在一處甫經行竊而至他處已成積匪者其中情形
 本有不同若將窩留積匪之家犯案到官一一分別
 窩留時日之久暫賊犯行竊次數之多寡不特易啓
 狡供避就之端且辦理亦殊多窒礙應令嗣後順天
 府直隸山東二省除窩藏竊盜之犯到官審明該犯
 未成積匪者仍照窩留名數照例分別辦理外其窩
 留積匪之家無論其在彼行竊與否但係知情容留
 賊犯被獲到官審係積匪即將窩留賊犯之各窩家

悉照窩留積匪之例辦理至先獲窩家賊犯尚在未獲之案自應就現獲犯證確審定斷辦理亦無虞窒礙應令該撫並通行順天府直隸總督一體遵照辦理
道光八年案

直隸山東窩家事後始知竊情

直隸司 查律載知竊盜後而分所賣所盜贓者計所分贓准竊盜為從論免刺又道光六年本部議覆直隸總督條奏內聲明嗣後直隸省窩留積匪無論有無造意但經容留分贓代賣者改發極邊烟瘴充軍等因咨行該省嗣於道光十年纂修條例時奏明



將此條酌加修改纂入例冊內稱直隸省窩留積匪之家無論賊犯在彼行竊與否但經知情窩留者實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等語續經咨行該省查照辦理在案詳釋例內所稱知情窩留係指明知竊情容留居住者而言若止代為賣贓並未容留居住或雖容留居住事後始知竊情均不得牽引窩留之例此案陳明金薛三英子雖係積匪惟查閱各犯供詞內惟陳明光王添賓二犯供認知情窩留屬實其何大祿冀四達二犯據供僅止知情代賣贓馬並未

容留陳明金等在家居住衡情定斷自應將知情窩留之陳明光王添賓三犯依窩留積匪例擬以烟瘴充軍僅止知情代賣並未容留之何大祿冀四達究明代賣之後分贓若干卽照盜後分贓准竊盜爲從論律分別問擬方與例意相符乃該都統將何大祿冀四達與陳明光等一併擬軍殊未允協至許世才一犯據供伊留薛三英子居住事後始知竊情而薛三英子供詞內則稱何大祿領伊到許世才家告知竊情窩留居住是許世才供詞既與薛三英子互異

其是否知情窩留之處尤難臆斷案關罪名出入本部未便率覆應令該都統另行提犯研訊確情按例妥擬咨報

道光十二年說帖

西寧地方私開歇店交通野番

陝督咨王興等與番民交易一案查上年十二月據該督等奏現在辦理漢奸約有三等其最重者爲搶劫其次則私販私歇查私販各犯業經奏明分別擬以絞決充軍惟私歇例無明文該漢奸等於山僻小路開設歇家夤夜招住野番代消贓物易換糧茶其情較私販爲尤重及經獲案又恃無質證茹刑不



吐應請嗣後拿獲私歇家除審有不法重情實犯死罪外其但係在山僻小路經年累月開設私歇家者將為首之犯照私通土苗例發邊遠充軍為從之犯擬杖一百徒三年所有現獲各犯即照此例嚴辦等因奉

旨允准在案此案王興等六犯均在山僻小路開鋪與番民交易並放糧帳該督等以各犯均在山僻小路借賣雜糧為由與番民交易並均有囤積糧廩租賃房屋累日經年之久該處係僻徑時有野番往來住宿



實難保無交結濟情事當茲嚴禁與野番交通之際未便輕縱將王興等六犯均照奏定章程發邊遠充軍等因查審辦案件例應取其輸服供詞以憑擬斷不得以案犯未經承認之事謂係恃無質證茹刑不吐即從嚴懲治致滋屈抑今王興等六犯據該督等訴明並無出口交結野番代消賊物及販賣違禁貨物情事因該犯所開店鋪均在山僻小路且與番民交易即稱難保無交結濟情事一概照私通土苗例均擬遣戍殊覺法重情輕惟現在辦理番案甫

竣正當嚴禁漢民與野番交通之時該督係照奏定章程從嚴懲辦王興等六犯應如所咨辦理再該督此次奏立章程原係懲辦漢奸因時制宜惟法必施於有罪之人而後民知勸懲案無枉縱嗣後如遇此等案件應飭令承審各員詳加研鞠務得確實供情分別酌量定擬仍俟三年後酌看情形如民風斂戢即由該督奏明仍各歸舊例辦理

道光三年說帖已集例

盜賊窩主

革役窩盜行竊革兵縱盜分贓

聞督 奏擊獲疊劫盜匪樂承嬉案內已革差役周亮於樂承嬉行劫後需索分贓一次窩留在家行竊一次未便因其所窩之案尚非為盜稍事實縱應比照強盜窩主若非造意又不同行分贓但知情存留二人例擬流係革役犯事仍加重發新疆為奴已革兵丁林宗保等查知盜情冒充兵丁索詐得贓即與兵丁分贓無異惟究係革兵詐冒應比照兵丁分贓通賊照本犯之罪治罪例於樂承嬉斬罪上量減一



代賊賣贓圖利
容留寄宿

等杖一百流三千里 道光十四年福建司案

直督 題范三麻等行竊臨時行強案內之傅明玉

係已革皂役因李五子告知竊情代為賣贓又因圖

分贓物容留寄宿究與預謀窩留者不同將傅明玉

比照匪徒明知竊情並不鳴官反表裏為奸但經得

贓者照強盜窩主擬流例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

道光十年案

直督 題小王二行竊臨時行強案內之鄭玉開設

歇店既經查知小王二等係屬竊賊人眾贓多輒圖

分贓容留第係事後知情容留分贓與實在窩留匪

徒縱使偷竊者有間應照窩藏竊盜五名以上擬軍

例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免刺 道光十二年案

直督 咨賊犯侯三等行竊案內之趙三剛身膺保

正有緝捕之貴既知堂姪趙有窩竊為匪並不首報

輒圖分肥代為賣贓雖所分錢文並無確數自難計

贓科罪應將趙三剛酌照竊盜等事地保通同隱匿

不報照強盜窩主之隣佑知而不首杖一百例加一

等杖六十徒一年 道光十二年案

此例載強盜條

地保明知堂姪
窩匪輒代賣贓

事後知情圖利
容留賊匪



盜砍圍場木植
知情賣贓

窩賊四名坐家
分贓

提督六谷送韓萬倪明知張大茂等盜砍圍場木植
瞻敢售賣若僅照尋常故買盜贓治罪未免輕縱將
韓萬倪比照窩留積匪之家未經造意又不同行止
代為賣贓減本犯一等例擬杖一百徒三年
道光七年奉天司案

河撫 谷張萬三獨竊縣丞衙署並夥竊劉國俊等
家衣物案內之孫先窩留張萬三等四人行竊坐家
分贓訊無造意同竊情事例無窩賊四人治罪專條
將孫先比照窩藏竊盜五名以上坐家分贓擬軍例

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 道光四年案

窩賊並未造意
同行亦未分贓

南撫 題張金琢窩留李月林等七人在家行竊並
未造意同行亦未分受贓物應照窩藏竊盜五名以
上坐家分贓擬軍例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

道光十三年案

窩匪疊竊搶奪
婦女聚眾奪犯

安徽司 奏張四條本係逃軍復敢窩匪造意疊竊
至二十七案之多又疊搶犯姦婦女或逼令事主出
錢贖贓或將搶來婦女逼令成婚為害閭閻已堪切

齒更於被獲時囑子糾眾三十餘人中途打奪尤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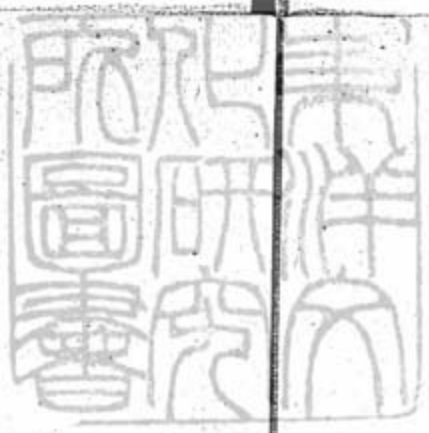
目無法紀若照聚眾奪犯為首律予以斬候實不足
以示懲創應請

旨即行正法地保胡喜既知所管保內聚有積匪輒因畏
兇匿報雖訊無受賄包庇情事惟縱惡貽害未便輕
縱應於地保受賄包庇窩家擬軍例量減一等杖一
百徒三年 道光十二年案

閩督 咨江勉琅私立牙行盤踞海口勒抽牙用八
載之久且知情接買盜賊較沿海奸民暗地接銷情
節尤為可惡應照洋盜案內知情接買盜賊一次擬

徒例酌加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 道光五年福建司

盤踞海口私抽
牙用接買盜賊



卷三十四終

刑律賊盜

盜賊窩主

卷三十四 終

--	--	--	--

刑家圖覽

刑家圖覽



所
圖
書

